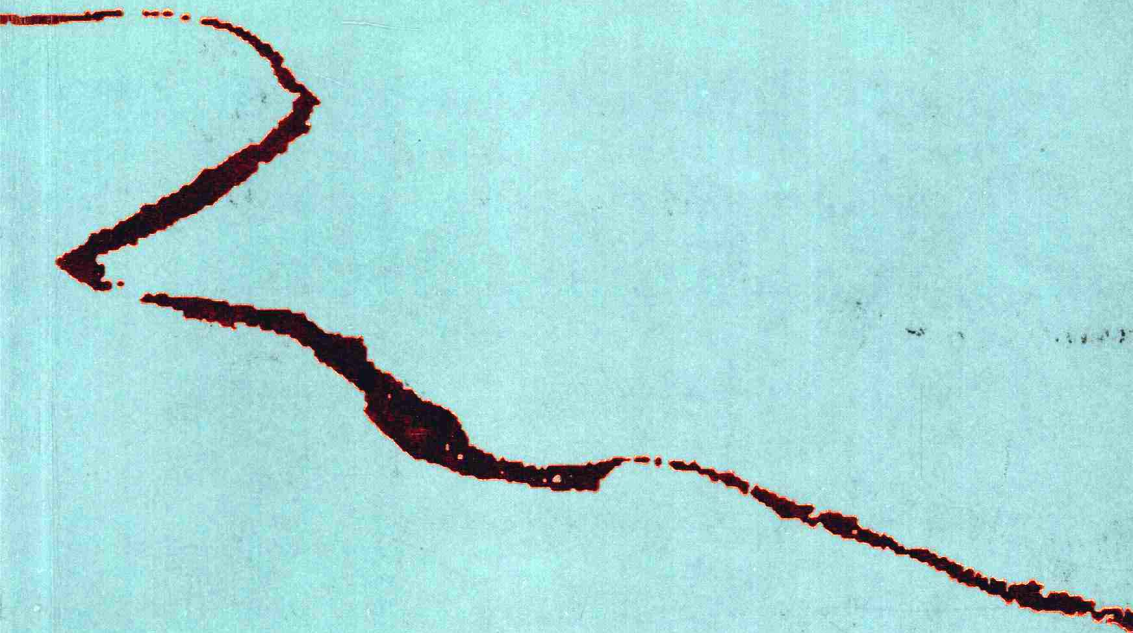




大河的潜流

沈从文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河的潜流

Undercurrent

洛夫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河的潜流 / 洛夫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399-4118-9

I. ①大… II. ①洛…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9140 号

书 名 大河的潜流
著 者 洛 夫
责任编辑 于奎潮 王一冰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170 千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118-9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上编

蛊惑 3

诠释

——焚祭朱桥 10

登楼 15

一朵午荷 20

独饮小记 25

画眉之死 30

雪祭

——汉城游踪 35

裸泳记 38

春之札记 47

最后的惊喜 51

诗人与酒 56

女人与诗 61

日本文化与猪 66

夜读杂记 70

养鸟记趣	75
香港之雾	79
金阁寺遇雨	88
焚诗祭母记	94
诗人的墓园	
——悼覃子豪	97
雪,一首又白又冷的诗	104
闲话稿费	112
那年的雪	
——记一段游击生涯	117
同性恋与“爱得死”	124
我与眼镜	126
吃茶二三事	133
看电影杂记	136
黄金海岸	142
写在水上的诗	
——碧潭夜游记趣	145

初试美人舌	150
酷夏出尘想	152
山灵呼唤	157
国际华文文艺营杂忆	163
艾青印象记	172
白发森森谈萧军	182
炮弹与菜刀的辩证	
——在厦门朗诵《再回金门》杂记	190

下 编

诗坛春秋三十年	197
我的诗观与诗法	
——《魔歌》诗集自序	227
《石室之死亡》再探索	237
天涯美学	
——海外华文诗思发展的一种倾向	247

上编

大河的潜流

蛊惑

鞋声

扶着冰凉的铝质栏杆，连登三十四级，他慢慢踱到桥端。一切都是疑惑，包括自己在内，但只要低头望望桥底的流水，便知道那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可是他却以另一种方式来宣示他的心事：他说他只是来听取过桥的鞋声。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几乎是一夜之间便在市中心架起许多桥，像是从河面升起来的一些岛屿。全部铝质的架构，坚实而稳固，在清晨的阳光中闪着动人的光辉。卧于两条长街之间，它以冷眼看着这个世界的春去和秋来，熙攘和变化。水在流去，时间在消逝，晨曦上升为太阳，太阳下坠为灯火，灯火点亮千万条街，每条街都曾发生过一些美丽以及不美丽的事件。明天仍然如此，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桥底下一群泡沫吞食了另一群泡沫。

他宁愿相信桥下流着的是河水，而不是喧闹的车辆和匆匆的脚步。他是吃感觉生活的人，唯有时时感到自己在激流中承受着一种没顶的压力，他才能肯定生存的真实。他紧紧抓住桥边的栏杆，两只手背的青筋颤动着，他的力量传透了整座桥身。但事实上他并非如此坚强，感觉究竟不是生命的全部，甚至他有着犬儒主义者的那种悲情——经常企图逃避一些明知无法逃避的事。只有一件事他最清楚，也最有把握：他决不作使别人不快乐而又于自己无益的事，因为他彻底了解这么一段话：

生命岂不是一条饿驴！只要有人拿着一捆稻草在它前面走，它便跟到市集里来了。它什么也没看见，只看到那一捆稻草。

他说他来是为了听取过桥的鞋声，这句话你等下就会懂得。他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中年人，敏感的人多少有些腼腆。每次来到桥上除了俯视胯下汹涌而去的车辆人群外，他从不探视那些擦背而过的行人。他无需抬头即可从鞋声中分辨出他们的性别、年龄、个性，甚至身份来。清脆而节奏匀称的定然是一个雅致而有教养的少女，沉重而拖沓的定然是一位满怀心事的中年男子，急起急落有如鼓点的想必是一位鬓发过长、裤脚过短、匆匆赶赴约会的年轻人。他的推测经常是灵验的。这还不算，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能从鞋声中听出某人内心的悲哀或欣喜，听出另一个人正是昨天这个时候从桥上经过的人。据他说，只有一次他是全然失败了。那简直不像是鞋声，而是从墙外经过时一片偶然飘落在头发上的叶子，或者台上一位舞者在毫不经心之下弄出的一个旋舞，感到它的力量而抓不住它的存在，悠悠忽忽，他感到非常之熟悉而又说不出它的形质和来历。他隐隐体悟到这双脚步底下的空茫，像是浮尘，或从旷野飘来的一声呼唤。

他完全为这种感觉所震慑，他忍不住抬起头来，竟发现整个桥上除了自己外，再无其他的路人。这一发现对他的打击很大，他瘫软地靠在栏杆上。这时正值午夜，午夜的河水不再流动，他忽然想起了一个老和尚的两句诗来：“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时不但桥在流，他觉得自己也在漂浮起来，而且向四方流去。他是一个孤寒的人，他从未想到如何了解别人，更不要说自己了。有时在月亮下看到身边瘦长的影子，他竟坚决否认是他自己的，他说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影子的人，他拒绝相信这个自我之外还会另有一个自我。他怕一切的音响，所以把身上的钥匙分别摆在各个口袋中。他说惟有在绝对的孤寂中才会感到存在。喏，就在这里，伸手即可抓到自己。可是这次在无意中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鞋声是如此幽微而空旷，他竟掩面哭泣起来。

一只刺猬

生活的黯淡，使他憔悴。很早他就传染上哈姆雷特那种阴郁，加上中年人的慵懒和执拗，他把自己弄得更像一只蜗牛。他很久不曾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了，他说唯有孤绝和疏离才能做出一点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来。他并非故作矫情，白天大多关在房子里写稿，事实上他已是一个颇负盛名的小说家，文字虽稍嫌晦涩，但作品中却隐伏着一股生命的流动和对某种理想的渴望。他的风格是刺猬型的，表面狂傲而自负，实际上却自卑而畏葸。你见过刺猬吗？谁都不能碰它，碰上它的后果是两败俱伤，而伤害了别人说是为了自卫。尤其在酒醉之后，你惹上他而又能逃过他的话，他会恨得把空酒瓶咬碎。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酒癖，据他自己解释，在一切文学艺术的追求中，最后获得的只是幻觉和痛苦，只有倾壶而饮，一饮而醉，才能体味到真正的不朽。一派诗仙口吻，但他并不是一个好的饮者。他固然景慕李白，更喜欢阮籍的猬介和洒脱。

“邻家少妇有美色，当炉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好小子阮籍！不过醉后要他脱光衣裳绕室而行是绝对办不到的，他无法忍受自己裸成一条剥虾的感觉。

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个小小的港，总得流向一个更大更深的海洋，人们借此获得了解。但他却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封锁的港。他很久不再写作了，据说他在做一件俗不可耐的事——在某大学念夜间部。依照他的癖性，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世上无聊的事尽多，譬如参加一两个文艺社团活动。我们简直无从想象一只刺猬如何能那么乖顺地与一群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大姑娘同在一间教室里听那位嘴上没毛的年轻人讲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他妈孤鹜齐飞！而且还周吴郑王，一本正经地抄黑板。他确实有他孤傲的道理，他在文坛的声誉不次于一个名学者或红教授，他已成为青年人的偶像，他自认他已进入历史，他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文学史。一种不朽感使他与这个世界完全隔离开来，逃避瘟疫似的他躲进了自己的灵魂中去塑造一些幻觉和自慰。据一位古生物学家考据，在性格上刺猬与蜗牛颇有相似之处。这种发现听起来很荒谬，实际上的确如此。第一次参加学校导师召集的座谈会时，等别人都坐好了他才溜到一个不惹眼的角落里坐下。有点忐忑不安，他想可能有人认识他。“他也到这儿来混！”谁看他一眼，这句话就像一口唾沫从眼睛中吐过来。他低着头在一张纸片上写满了自己的名字，流淌着一脸的尴尬。最后轮到他站起来自我介绍时，他完全虚脱了，预期中热烈的掌声和仰慕的眼光并未出现，他僵着站在那里，他踩住了一条蛇。他突然变成了一只被人丢弃的空罐头，一块废铁，他第一次发现他全部的努力只是在制造一个残酷的笑话。

有时候我们必须照镜子，以预防败北感逐渐变成思想，以照镜子来激励我们的精神，我们拾取从自己灵魂上掉落的痂皮，我们不能不关怀自己，袒护自己。

就这样，他未作任何交代便退学了。

下午，水边的芦苇

暮春季节，阳光一直慷慨地施与着，树枝仍是去年的那种苍郁，缺少春天那份不过度轻佻的绿意。他住的楼房靠右边的窗口正对着邻居的一个花园。这时他午睡初醒，坐在微温的被子里抽烟，心意随着烟灰沉落。窗外飞翔着一片鸟声，他不懂得那些对话的含义，但却领悟到它们戏弄着蓝天白云的欣悦之情，他顿然喜欢起这个下午来。打开玻璃窗，凉风伴着阳光扑面而来，有一股新酿的麦酒味道。他想：以往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是因为接触得太少，现代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是因为接触得太多。每次当他来到闹市街头，就恨不得一脚把整个都市踢翻，只有房中独处他才能全部拥有自己，掌握自己。可是今天他却决心要让那楼房以外的一切拥有他，掌握他。他披上一件玄色风衣，锁上门。

这是一条通向另一座小镇的水泥马路，很窄，路面倒还干净。除了偶尔一二辆摩托车飞驰而过外，路上就只有他一人独行，下午三时的太阳像一匹猫背样的温热。如果落着小雨，就是春分，如果吹着唢呐，就是清明。走了半个小时仍是一个人，路旁一只高耸的瓦厂的烟囱一直跟在他后面走着。背上渗出一些汗渍，他脱下风衣，但仍忍不住血脉中流着一股亢奋，他知道这时他需要些什么，他仍然是在一种难以控制的年龄。三十二岁那一年曾闹过一次很厉害的恋爱，真正的恋爱，所谓真正的恋爱是因为包含失恋在内的。对那种事体他也曾动过心，但他又怕到那些地方去，倒不是自己有什么洁癖，或者褻渎之感。还是那句话，他怕在别人面前裸裎，他怕那种被人剥光的感觉。想想自己竟笑起来，一种带咸味的笑。其实这只是面部肌肉的运动，不表示任何含义。笑和哭对他都是罕有的经验。只有一次他是真的笑了，而且

引起一场小小的不快。他在小镇上一家电影院看日本武士片，开幕时主角三船敏郎在荒野中踽踽独行，走到十字路口他不知该选择哪条路，他顺手把手中的一根树枝扔向天空，树枝落在哪条路，那条路就是他的去向，这一扔竟决定了他今后一生的命运。由一根断枝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他大笑起来，惹起前后左右观众的侧目和嘘声。这种失态固然造成他一时的窘迫和难堪，但他对三船敏郎以那神奇的一掷来解答自己的疑窦，因而使人生变得如此单纯的作法，感到极大的兴趣。他当然了解，一根飞在空中的树枝是不可能决定它自己的轨道和坠落的地点的，而在抛起之前，它的去向和着落与那只抛掷的手也没有必然的关系。这问题就简单了，最单纯的自然法则莫如命运，在偶然中决定的事谁也无能力改变。他自称这是一种“单纯的决定论”。

出门时忘记带手表，猜想大概三点半左右，距离日落尚早。路的左旁是一片水田，水光把他的身子反映得又瘦又长，他搔搔灰白的头发，水中的影子晃动着，怎么看怎么像一株芦苇。他多么害怕自己就这么浮贴在水面上，人一被固定就完了。一株芦苇或一棵白杨之所以悲哀，之所以永远那么唱着萧萧，就是因为它们没有翅膀，生在方寸之地，长在方寸之地，死在方寸之地，选择墓地的机会都没有。他想：任何一棵树，当它是一粒种子的时候还有点希望，但只要一阵雨水，根拼命往土里钻，芽拼命往天空伸展，两个不同方向的力量把它拉长，拉粗。数十年后，枝叶扶疏也好，古木参天也好，它就永远在一固定的空间停顿，等待枯死。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他浪迹天涯，游荡了半生。他是一只风筝，心高气傲，狂妄不羁，他自以为有一颗飘逸的心，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杳杳茫茫漫无止处。可是当他低头一望，他原来始终是在一只手的控制下，那根线像脐带一样被人紧紧抓住，永远。“人最大的自由是系在一根线上”，他作这个结论的时候，已迟了二十年。

抵达小镇的时候，他感到有点疲惫，有点口渴。镇上没有一个熟人，除了买点食物、酒、香烟之类，他从未在镇上停留过一小时。这里既脏且乱，镇上的人呼吸的不是空气，而是扬尘与嘈杂。一到黄昏，全镇的拖板鞋便开始出门唱歌，一直唱到深夜，然后由卖馄饨的梆子接下去。口渴极了。他双手插在裤袋中，站在街边电线杆下看一群火鸡争食，争得面红耳赤。甲鸡啄一下乙鸡，他吞一口唾沫，乙鸡反啄一下甲鸡，他又吞一口唾沫。天色渐渐黯起来，他突然感到无趣，寂寞就像口渴，愈想它愈厉害。

他在摊子上挑选了两只鲜红的番茄。

渴

回到楼房天全黑了。

嘴里咬住半个番茄，挪出手来开锁。

渴极了，身子瘫软。番茄汁顺着唇边流下。

捻亮电灯，对面镜子里突然现出一张苍白的脸，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一条鲜红的血迹从左脸划过。

啪的一声，他把吃剩的半只番茄向镜子摔去。

镜子破了，血水从碎片中渗出来。

他捻熄了灯。

诠 释

——焚祭朱桥

据说你死了，用自己那双执拗的手轻轻把眼皮抹下，像一出戏的落幕，我似乎看到你在舞台后面一边擦掉满脸的油彩，一边冷笑。

前一个星期天，午睡醒来后骤然感到一阵难以言说的空虚，窗外落着小雨，顺手抓起一件雨衣就往我家附近的内湖山上跑。雨中山色妩媚而又虚缈，如一支飞翔着的歌。路上有点湿滑，后面的脚印一个一个地跟了上来；出太阳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下雨可以看到自己的脚印，这种感觉或许可以医治人的孤独症，所以你说，这就是路之成为路的意义。山顶的云淡淡的，很像某一个人的脸，不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时，我在山中走着，山在我中走着，偶一抬头，彼此都有点茫然，有点说不清楚的那种对烟的感觉。沿途遇到一些爬山的人，山中本来很静，静得几乎可以听到树的年轮旋转的声音，但那些跟在背后的年轻人没来由爆出一阵哄笑，对我造成一阵压力。独自转入另一条小径，我又作了一次

逃避。

一面低头走着，一面想着你，以及一些有关你亡故的问题。

对于生命，我不知你采取什么态度，对于死亡，我也不知你如何诠释。听说你终于自杀了的消息后，我脑中一直萦回着一句希腊的老话——人性中最突出的悲剧因素，是相信人被一种残酷的命运或定数所主宰。也就是说，相信自然的秩序是被一种法则所控制，这法则既不适应人，人也不适应它，如果人的愿望恰巧与它一致，它就为他服役，否则，它就毁灭他。你是否相信这个鬼法则，我没有听你说过。我自己是不信邪的，如果是由于我们的愚昧、固执及褊狭而导致一个使自己不愉快的结局，那又另当别论。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在生存与死亡之间作最后抉择时有没有一丝勉强的意味。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解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要在背后批评你：自杀，也像爱一样，接二连三的作就显得有点庸俗了。

这时雨已息，山色依然朦胧，朦胧中浸出的苍翠颇有些版画的味。这条小径通向一座寺院，以前在山脚下远远望去，晚上寺中透射出的灯光就像悬在那里的一颗星，现在那寺院赭红而闪光的檐角却成了一抹夕阳。爬到距寺院约数十公尺处，右侧出现一堆略呈苍灰色的岩石，其中一块上面刻镌着一些使人什么也联想不起来的偈语，以及一个在打呵欠的菩萨浮雕。事实上石块上那些苍灰的鲜苔远比那些偈语更具某种暗示性。老僧不说佛，佛在云雾中，世上许多逻辑推演不出的道理却可以在一声鸟语中找到。我为你的死感叹许久，但对那种决绝的过于执著的作法，却无意作任何诠释。

找一块较干净的石头坐了下来，抽烟。烟吐出后慢慢散去，冥入了山色中，为雨后的景色多增加一份逸趣。雨衣粘在背上很不舒服，脱下来顺手挂在身旁的一株小山桦枝上。多绝！你猜这时我怎么想？我想，如果把我的躯体也像一件雨衣似的挂在那